



## 中庸講記之十一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8. 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《論語·季氏》

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」，有三種朋友是對我們有益的，另外也有三種朋友是於我們有損的。朋友者，朋者，同門；友者，同志。同門有很多解釋，所謂一中之子、一師之徒都屬於同門；我們都是同一地方來的，屬於同門；陶淵明說：「落地為兄弟，何必骨肉親」，人一出生落地，就可稱為兄弟，都是同胞兄弟姊妹，何必

一定要同一父母所生？這是很深的一種體會。子夏也說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《論語·顏淵》，同是兄弟姊妹；所以說朋友是相當地親。

「友直」，指正直的朋友；我們若交到正直的朋友，是三生有幸，我們在家靠父母培養，出外要靠朋友，朋友是指責人；一個人事業能成功，一個人會走正路，都與朋友有關。所以朋友如同我們的兄弟一樣，交朋友要交正直的朋友，正直的朋友會與我們同心。但人落在後天以後，有時正直的人較吃虧，古人說：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」即使有很好交情的朋友，與之說話也要只說

三分話就好了，不要把內心的話全盤倒出來說，否則就糟糕了！為什麼？因為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我們認識的朋友很多，所謂「點頭之交」，但知己的沒幾個，說真心話也要看對象。我們在道場，有時講話也很直，直話也要看情形才能講，若是有利於對方的，就要多讚美、不批評；但有時直話是會傷害到對方的，就不要講；所以「直」，並不是什麼話都能對人講的，這是處世之道，要用智慧去衡量。

「友諒」，諒就是信實，指信實的朋友。人與人相處、做朋友，要實在、信實，不可有害人之心，不可對我有利或對他人不利，否則這就不是真誠的朋友。

「友多聞」，聞指經驗很豐富，研究很多道理、聽很多道理；如果能交到多聞的朋友，對我們很有利，其一生投入研究經典的寶藏，平時他讀一年的經典，我們只要花幾個小時就能吸收他的精華，所謂「與君一夜話，勝讀十年書」；反之，一個人經驗若相當有限，朋友相處，言不及義，這是很頭痛的事情。多聞者，如同簡清華點傳師的母親，不談俗事只談聖事；

蔡新輝老點傳師也是這樣的個性及精神，有人講那些閒話，他不要聽，他只會說：「哪裡有人可以度、可以成全，你帶我去，這比較要緊。」因為了解生命有限，不多浪費，這就是「多聞」，我們從他們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經驗談。所以修道就是要選擇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」這三種人做朋友。

不能做朋友的，也有三種人。「友便辟」，指外表看起來很莊嚴，但內心想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的偽君子，交朋友千萬不要交到這種人。剛開始與之交往，看不出來是這樣的人，但相處了一陣才發現到，這種人就是不正直而內心有目的的。所謂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」，往往不是一下就能看清一個人的；所以對於便辟的人，我們要敬而遠之，才不會受到阻礙。

「友善柔」，指對人很多禮、很會奉承，總是吹捧你的人，這種要特別注意。所謂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與人交往，只要依照平常的生活方式對待，不需特意多禮，都是用一樣的態度去對待即可；反之，待人多禮又不存真心的人，我們就要注意了，這對我們都沒有好處。

「友便佞」，指說話花言巧語、天花亂墜的人。這種人很多，我們講一句話，他就接七、八句。袁前人曾告訴我們，人與人相處，說話你一句、我一句是最好，要不我講兩句，讓對方講一句也行，這樣的談話方式才能投機；若全是對方發表高談闊論，這種朋友很麻煩，尤其是巧言善辯之人，講了半天，內容與聖人經典或社會倫理都不符合，這種人浪費我們的時間。但有的人會被這些花言巧語給迷失了，我們對這種朋友要敬而遠之。

### 9. 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

接下來要談什麼是最好的朋友，即如同之前所說的同門、同志，志向相近之人；又如我們道親與道親相處之間，講的話都不離道，這就是「責善」。互相切磋、互相提醒，這才是朋友之道。剛說「友諒」，即指信實；「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」，以信實施給朋友，是最好的。

以上這節是講五倫的道理。孔子很謙虛，自我勉勵，所以自謙：君子之道，他了解、他會講，但做不到。

## 第四節 言行相顧，即道在人身不遠人以為道

### 《中庸》第十三章 經文：

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，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；君子胡不慥慥爾！

### 讀懂經句

① 庸德之行：實踐常而不變之德行。

《理數合解》說：「常而不變」，這是指「道」。現在我們在研究道理的境界都很深，然而修行是在平常日用之間，要能實用的，隨時都可以用在生活中。常而不變是道，天道貴在不已，我們的德行若能像日月、天道一樣，永不停息地運行，這就是德行。德行是在平常日用之間落實，若只想了解深層的道理，例如：如何才能超生了死？或如何才能歸根認 中？卻沒有在生活中行道，是很可惜的；事實上，只要在平常日用之間去做到，要做得夠，這就是「庸德之行」。

所以說修行要怎麼修？道理並沒有很深，有時我們想想道的尊貴，看到老菩薩並不識字，而歸空後，身體

軟綿綿的，還下凡結緣說他已成仙；那我們身為點傳師或講師的，豈不比他更不得了了？若這麼想就麻煩了！因為我們一向道理研究得深，但實際又做不到。老菩薩們的修行是以身作則，平常心是道，他們走的就是這樣的路，在日用平常間修煉，行不言之教，以身作則，別人就跟著他們的腳步走，所以他們能功圓果滿。我們有時道理研究得太多、太過頭了，所講的與理想中的，都超過日常生活，而變得不實用，其實修道只在衣食住行之間，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## ② 庸言之謹：謹守常而不變之言行。

現在我們不僅說得多，在行為上卻沒有落實，更大的毛病是在說話上；「庸言之謹」就是提醒我們說話要注意，言顧行，行顧言，言行一定要一貫。要如何一貫？就是「謹守常而不變之言行」。其實我們所做的罪過並沒有很多，最大的缺陷就是口德沒做好，一生累積的口德沒有注意之處很多，就失敗在這裡。比如：有時雖然嘴巴沒說，但心中批評卻很多，心中自言自語評論這個人如何如何，那個人又如何如何……，常常「路打不平」，覺得別人都沒有做好；這其實

問題都不在別人，而在我們自身修為不夠，這點我們要很注意。

## ③ 有餘：行多於言或者言多於行之處。

「有餘」一般的解釋，都是指言多於行之處，話說得很多，但行得卻少；但「行多於言」，也是有餘。一個人話說得不多，做得卻很多，有時也會生出驕傲心；道場就有這種人，總是批評他人講很多而做得不多，因為他覺得自己做很多，別人做很少，無形中就產生驕傲心，這也是人的一種缺點。所以不論是行多於言，或言多於行，我們都要包含在「有餘」之中，因為大部分學者都解釋為言多於行。

## ④ 不敢盡：不敢使盡。

話不要說得太滿，不然會沒有退路。有時會聽到有人說大話：「沒問題啦，那是他不會做，若換我來做，一定可以的。」其實真正換這個人來做時，卻不一定做得比較好。尤其我們在台上講道理，也不能把話說得太滿，講到百分之百；反躬自問，自己能做得到嗎？這個問題我們很少思考，都老是在叫別人做。所以我們若能如孔子所說「以責人之心責己」，任你怎麼說都沒關係，在要求別人之

前，都已先要求自己了。但是我們何時責備過自己？偶爾而已，原因在於我們有不好的習性，這都要去做一個大的突破。

⑤ 胡：豈可！怎可以？

⑥ 慥慥爾：①篤行實踐之讚美辭也。  
②言皆實言，行皆實行。

意即有確實做到。為什麼君子自我要求要言顧行、行顧言？因為講得都是實話，做得也都確實符合所講的，這就是實踐的工夫。道理最困難處，不在於講，而在於做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能體會得到的，所以要捫心自問，是否有言多於行？

## 依經演繹

1. 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曰：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」子曰：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《論語·顏淵》

我們常在道場講道，會覺得講話是很容易的事，上台講個幾分鐘，哪有什麼問題？西洋有個寓言故事（和《莊子》中的寓言故事一樣，是編出來的）：羅馬皇帝無道，設競技場，

看餓虎與強悍的犯人打鬥，作為娛樂。有一次，犯人向餓虎說：「老虎，我們今天不要打架。」老虎一聽很高興。犯人說：「老虎你先立起來，然後說你要吃我。」老虎想這句話很難講（註），說不出「我要吃你」這句話，結果回頭就走了。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什麼？這麼兇猛的老虎都覺得講「我要吃你」這句話很難，牠無法講出口而寧願放棄吃人；不必打架就可以吃這犯人，牠卻不吃，因為這話很難講出來；所以韓非子講：「說難」。韓非是荀子的學生（後被李斯所害），他不是口吃不善說話，而是說話較慢，但他的學問很好，所以能在秦始皇面前效力。因此講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。

「司馬牛問仁」，司馬牛一天到晚愛說話，很喜歡高談闊論，遇到一點小事就誇大其辭，他問孔子有關「仁」。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意思是：你要做一位有仁德的人，講話要慢慢來，須三思而後言，不可信口開河。要知道「病從口入，禍由口出」，所以講話要慢，像不太會說話一樣。

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」司馬牛反問孔子：講話慢就可以叫做

仁嗎？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孔子回答說：要做到仁，豈是那麼簡單的？這是告訴我們講話不能隨便脫口而出。

2. 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，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，言孫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

- ① 邦：指國家或一個環境。
- ② 危：正直（並不是危險之意）。
- ③ 孫：謙遜。

孔子說：在有道的國家，講話要正直，行為也要正直，說到要做到；但邦無道時，行為還是要正直，但講話要保守、要謙遜；也就是講話須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不同，我們要小心處之。

3. 信信，信也；疑疑，亦信也。貴賢，仁也；賤不肖，亦仁也，言而當，知也；默而當，亦知也；故知默猶知言也。故多言而類，聖人也；少言而法，君子也；多言無法，而流洩然，雖辯，小人也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

「信信，信也」，信即相信，我們相信能相信的，不論是相信一個人或一件事情，這就是相信。「疑疑，亦信也」，懷疑值得懷疑的，也是信。

「貴賢，仁也」，尊重賢能的人，這是人的仁德。「賤不肖，亦仁也」，看清不賢能的人，也是仁；看得清是好人或壞人，能分辨善惡，這也是仁。

「言而當，知也；默而當，亦知也」，講話很適當，就是有智慧；或沈默不語，知道什麼時候該講什麼話，或什麼時候不該講什麼話，這也是智慧。「故知默猶知言也」，指知道何時不該說話，沈默是金。例如：前人在講話，當幕僚的人就不能插話，隨便插話就失禮了。知道講話的適當時機，何時該說話，何時不該說話，這才是有智慧的人。

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；其在宗廟、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」孔子回到故鄉時，鄉人說，大家都說孔子是聖人，但他回到家像啞吧一樣，一句話都不說。講這種話的人，是「近廟欺神」，認為孔子與之從小一起長大，哪是什麼聖人？其實孔子真要講道理的話，可能故鄉的人也聽不懂，就像

對牛彈琴。殊不知他在朝廷上與諸侯平起平坐，分庭抗禮，講話很謹慎，而能言之有物。此段話就是在印證《荀子》這句道理，知道不該說話時不講話，與適時適當地講話，都是同樣重要。

「故多言而類，聖人也」，我們這些點傳師與講師一輩子講的話有夠多，有很多站上舞台的機會，但講得多，也要講得合理。「類」的意思就是模範，什麼模範？即理與法都講得通，此處是不講情的，講情是會有麻煩的，聖人就是常講合理又符合邏輯的話。「少言而法，君子也」，雖較少講話，但也很合理，這是君子；君子與聖人在此有一界限。

「多言無法，而流湏然」，意指話講得很多，既不合理又不合法；「流湏然」指言語放肆，自己一直講且不知節制。「雖辯，小人也」，雖然每句話都巧言令色，但這是屬於小人也。所以講話要很小心，「一言為中，千言無用（台語，意指即使只說了一句話也要重承諾；說了千句卻都沒做到，也是無用的）」，又說：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」，即是提醒我們：話要講得很恰當。

4. 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；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《論語·為政》

「子張學干祿」，以前前人輩常講這段道理。子張要學習如何當官，請教孔子當官的風範及常識到底是什麼？孔子說「多聞闕疑」，這句話在修道上很能應用，我們一定要多看經典；多聞即要多看、多聽別人講道理，點傳師、講師也要時常充電，時常聽別人講道理，多看經典，自己的體悟才會多；而體悟多的同時，是不是每句道理都做得得到？若會懷疑自己所講的道理通順否？或自己做得得到嗎？那這句道理就一定不要講出來。

「闕疑」的意思即有疑問的先放一旁，慢慢加以研究，了解後再提出來講；這是很重要的，這就像參加聯考、指考的學生，都是會寫的考題先寫，不會寫的留到最後再寫，如果只顧著思索不會的題目，等到時間到了，連會的題目都來不及寫完。

「慎言其餘」，在講道理時，要從我們懂的先講，不懂的擱在一邊，

慢慢再去求證，加以研究、切磋後，再提出來講。「則寡尤」，這樣犯的過錯就會比較少。

「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」，「見」指經驗、社會的歷練。前人、前輩者所走過的路，或者我們平常生活中看到的、體會到的，都是歷練。

「闕殆」，是內心不安。一個人的歷練雖然很多，還是會碰到很多不會做的事情，內心依然不安；若是遇到不會做的，也是要先擱在一邊；看到別人做得很好，怎麼自己就是學不起來，學不會的就先不要學，不可硬要東施效顰；好比我們有時會想要學老前人、袁前人所講過的道理或故事，但卻講得不通暢，為什麼？比喻得不適當有關係，德行不夠也有關係，什麼人可以講什麼話，我們自己想就知道，這是可以了解的。所以我們要「慎行其餘」，講話謹，做事慎，將自己懂得的、了解的、歷練過的事情拿出來做，則不會做出後悔的事情。

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」，講話就不會有差錯，也不會犯過失，做事就不會做出後悔的事，當官的道理就在這裡面；修辦道的道理

也是在這裡面，所以要慎言謹行。「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」，若有所不足時，我們一定要更努力去研究、更努力去做。若講得少，做得多，不可有驕傲的態度產生，言行要相顧一致，身為君子者，每個人都要照這樣去實踐。

註：這段故事是邀請辜振甫先生臨時演講的開場白，意思是演講需要事先準備的。

（全文完）



▲ 黃總領導點傳師與老前人合影。